

牧

津

牧齋卷之二十八目

敦厚

田叔

何武

閻敞

陳寔

廣范

三見

童恢

韋忠

汲固

蕭子良

張進之

范廣

安成王

朱震

趙戩

應融

歐陽顛

楊渙

羅金生

龐涓

柳仲郢

蘇瓊

畢構

陳君賓

錢徽

盧鈞

鍾離權

曹彬

司馬池

張詠

八見

晏元獻

韓魏公

五見

杜衍

三見

司馬溫公

王 縉

范文正公

三見

周敦頤

蘇 頌

二見

唐 介

二見

錢忠定公

陳希穎

滕元發

胡文恭宿

三見

翁蒙之

周必大

侯叔獻

尚 霖

柳敬中

陶 魯

黃簡肅

伍文定

陸
邦

牧津卷之二十八 敦厚

明山陰祁承燦輯

田叔

田叔守漢中，佐蕭何，轉餉不乏。後事趙王，敖敖得罪，詔捕有敢隨王者，刑三族。叔赭衣自鉗，隨王至闕下，事白，復拜漢中守。

田叔自鉗隨趙王，與燒毀梁獄詞，總是有識力人，故所爲自有益於國體。

何武

何武兄弟五人皆爲郡吏郡縣故憚之武弟顯家有市籍租常不入縣數負其課嗇夫求商捕辱顯家顯怒欲以吏事中商武曰以吾家租賦繇役不爲衆先反咎奉公吏乎卒白太守召商爲卒吏州里聞之皆服焉久之太僕王音舉武賢良方正徵對策拜爲諫議大夫所舉奏二千石長吏必先露章服罪者爲虧除免之而已九江太守戴聖禮經號小戴者也行治多不法前刺史以其大儒優容之及武爲刺史從事廉得

其罪狀者，後爲博士，毀武於朝廷。武聞之，終不揚其惡。而聖子賓客爲羣盜，坐繫廬江。聖自以子必死，武平心釋之。自是聖慚服。武每奉事至京師，聖未嘗不造門謝恩。武爲刺史，行部必先集學宮，見諸生試其誦論，問以得失，然後入傳舍，問墾田頃畝，五穀美惡，已乃見二千石，以爲常。武爲人仁厚，喜進獎人物，然疾朋黨，問文吏必於儒者，問儒者必於文吏。凡遇舉刺，先爲科例，以防請託。其所居無赫赫名，去後常見思。

獎薦奉公之嗇夫。慚服騰毀之太守。總以
平心出之。宜其無赫赫名也。然而躬行表
率。民德歸厚矣。

閻敞

閻敞爲郡五官掾。太守第五嘗被徵。以俸錢百
三十萬寄敞。敞埋置堂上。後嘗舉家病死。惟孤
孫九歲。嘗未死云。吾有錢三十萬寄掾閻敞。孫
長大求敞。敞見之悲喜。取錢還之。孫曰。祖惟言
三十萬。今乃百三十萬。誠不敢取。敞曰。府君病

困謬言耳。郎君無疑。

不特閭閻不易得。卽不取多錢之孫。亦不
易得。

陳寔

陳寔少爲縣吏。常給事廡役。後爲都亭刺史佐。而有志好學。坐立誦讀。縣令鄧邵試與語。奇之。聽受業太學。後令復召爲吏。乃避隱陽城山中。時有殺人者。同縣楊吏以疑寔。縣遂逮繫。考掠無實。而後得出。及爲督郵。乃密託許令禮召楊

吏遠近聞者咸歎服之。家貧復爲郡西門亭長。尋轉功曹。時中常侍侯覽託太守高倫用吏。倫教署爲文學掾。寔知非其人。懷檄請見。言曰。此人不宜用。而侯常侍不可違。寔乞從外署。不足以塵明德。倫從之。於是鄉論怪其非舉。寔終無所言。倫後被徵爲尚書。郡中士大夫送至輪氏傳舍。倫爲衆人言曰。吾前爲侯常侍用吏。亦君密持教還。而於外白署。比聞議者。以此少之。此咎由故人。畏憚強禦。陳君可謂善。則稱君過則。

稱已者也。寔固自引愆，聞者方歎息。由是天下服其德。司空黃瓊辟選理劇，補閭喜長。旬月以暮喪去官，復再遷。除太丘長，修德清靜，百姓以安。鄰縣人戶歸附者，寔輒訓導，譬解發遣，各令還本司官行部。吏慮有訟者，白欲禁之。寔曰：訟以求直，禁之理將何申？其勿有所拘。司官聞而歎息曰：陳君所言若是，豈有怨於人乎？亦竟無訟者。以沛相賦斂違法，乃解印綬去。吏人追思之，及後逮捕黨人，事亦連寔。餘人多逃避求免。

寔曰吾不就獄衆無所恃乃請囚焉過赦得出
靈帝初大將軍竇武辟以爲掾屬時中常侍張
讓權傾天下讓父死歸葬潁川雖一郡畢至而
名士無往者讓甚恥之寔乃獨弔焉及後復誅
黨人讓感寔故多所全宥寔在鄉閭平心率物
其有爭訟輒求判正曉譬曲直退無怨者至乃
歎曰寧爲刑罰所加不爲陳君所短

陳太丘盛德感人古今以爲美談而迹其
生平惟平心率物一語盡之天下盛德事

斷非不近人情者所能襲取。

廉范

廉范京兆杜陵人。范父遭喪亂，客死於蜀隴西。太守鄧融備禮謁范爲功曹，會融爲州所舉，案范知事譴難解，欲以權相濟，乃託病求去。融不達其意，大恨之。范於是東至洛陽，變名姓，求代。廷尉獄卒居無幾，融果徵下獄。范遂得衛侍左右，盡心勤勞，融怪其貌類范而殊不意，乃謂曰：卿何似我故功曹邪？范訶之曰：君困厄替亂邪？

語遂絕。融繫出困病。范隨而養視。及死。竟不言。身自將車送喪。至南陽。葬畢乃去。後辟公府。會薛漢坐楚王事誅。故人門生莫敢視。范獨往收斂之。吏以聞。顯宗大怒。召范入。詰責曰。薛漢與楚王同謀。交亂天下。范公府掾。不與朝廷同心。而反收斂罪人。何也。范叩頭曰。臣無狀。愚戇。以爲漢等皆已伏誅。不勝師資之情。罪當萬坐。帝怒稍解。問范曰。卿廉頗後邪。與右將軍褒。六司馬丹有親屬乎。范對曰。褒。臣之曾祖。丹。臣之祖。

也。帝曰：怪鄉志膽敢爾，因貫之，由是顯名。
范叔度高世之行，難在盡心左右，融而及
死，竟不一言，貞心俠骨，豈復修名者乎？若
收斂薛漢，一時知己之感，不惜捐軀以殉。
古人猶有行之者，然生死之際，亦難言之
矣。

童恢

童恢少仕州郡爲吏，司徒楊賜聞其執法廉平，
乃辟之，及賜被劾當免，掾屬悉投刺去，恢獨詣

關○爭○之○及○得○理○掾○屬○悉○歸○府○恢○杖○策○而○逝○由○是○
論○者○歸○美○復○辟○公○府○除○不○其○令○吏○人○有○犯○違○禁○
法○輒○隨○方○曉○示○若○吏○稱○其○職○人○行○善○事○者○皆○賜○
以○酒○穀○之○禮○以○勸○勵○之○耕○織○種○收○皆○有○條○章○一○
境○清○靜○牢○獄○連○年○無○囚○比○縣○流○人○歸○化○徙○居○二○
萬○餘○戶○民○嘗○爲○虎○所○害○乃○設○檻○捕○之○生○獲○二○虎○
恢○聞○而○出○呪○虎○曰○天○生○萬○物○唯○人○爲○貴○虎○狼○當○
食○六○畜○而○殘○暴○於○人○王○法○殺○人○者○死○傷○人○則○論○
法○汝○若○是○殺○人○者○當○垂○頭○服○罪○自○知○非○者○當○號○

呼羆寃一虎低頭閉目狀如震懼卽時殺之其一視恢鳴吼踴躍自奮遂令放釋吏人爲之歌頌青州舉尤異遷丹陽太守

急舉主之義人情所不難惟詣闕爭理於前而杖策遠退於後非識度勝人者不能○禮讓之治又能使百務皆有條章真有體有用之才獨呪虎一事近迂亦近怪

韋忠

韋忠爲太守陳楚功曹會山羗破郡楚携子出

走賊射之中三創。忠以身捍楚。泣曰。韋忠願以身代君。乞諸君哀之。亦遭五矢。賊曰。義士也。舍之。忠於是負楚以歸。

生死之際。乃見義士。

汲固

汲固爲兗州從事。刺史李式坐事被收。吏人皆送至河上。時式子憲生始滿月。式大言於衆曰。程嬰杵臼何人也。固便潛還。徑入城。於式婦閨。抱憲歸藏。捕者收憲。屬有一婢產男。固卽以好。

兒授之事尋泄固携憲逃遁遇赦始歸憲即爲
固長育至十餘歲恒呼固夫婦爲郎婆後高佐
爲兗州刺史嘉固節義以爲主簿

真李氏之程嬰

蕭子良

竟陵王蕭子良昇平三年爲會稽太守都督五
郡元嘉中皆責成郡縣孝武後徵求急速以郡
縣遲緩始遣臺吏自此公役勞擾及齊代宋子
良請悉其弊子良敦義愛古郡人朱百年有至

行既卒，賜其妻米百斛，獨一人給其薪蘇。山陰人孔平訟嫂市米負錢，子良歎曰：昔高文通與寡嫂讓田，義異於此，乃賜米錢以償平。

竟陵不但以敦義自處，且能以禮讓教人。河間卓爾不羣，不能擅美於前。

張進之

張進之歷五官主簿，未寧安固二縣。太守王味之有罪，當見收，逃避進之家，供奉經時，盡其誠力。味之嘗隨水沈沒，進之投水拯救，相與沈淪。

久而得免。時劫掠充斥，每入村抄暴，至進之門，輒約勒不得侵犯。其信義所感如此。

盛德自能感人。

范廣

范廣，卽范晷之子，舉孝廉，除靈壽令。不之官，娣適孫氏，早亡。有孫名邁，廣負以南奔。雖盜賊艱急，終不棄之。元帝承制，以爲堂邑令。丞劉榮坐事當死，郡勅以付縣。榮卽縣人，家有老母，至節。廣輒聽，還榮，亦如期而反。縣堂爲野火所及。

柴○脫○械○救○火○事○畢○還○自○著○械○後○大○旱○米○貴○廣○散
私○穀○賑○饑○人○至○數○千○斛○遠○近○流○寓○歸○投○之○戶○口
十○倍○

不○惟○廣○有○古○人○之○誼○卽○劉○丞○之○忠○誠○亦○不
易○得○不○知○何○以○坐○事○當○死○

安成王

安○成○王○初○臨○江○州○前○刺○史○取○陶○徵○士○曾○孫○爲○里
司○安○成○歎○曰○陶○潛○之○德○豈○可○不○及○後○嗣○卽○日○辟
爲○西○曹○

豈惟崇厚寔標風尚

朱震

朱震爲銓令故與太傅陳蕃相友善特蕃爲奄人所害宗族門生皆斥免禁錮震時在銓聞而棄官哭之收葬蕃尸匿其子逸于甘陵界中事覺繫獄備受考掠誓死不言故逸得免後黃巾起犬赦黨人乃追還逸官至魯相

陳仲舉之交自應不乏義士朱震何必讓

杵臼

趙戩

平陵令趙戩，王允故吏也。允被害，莫敢收其尸者。戩棄官營葬之。卓嘗收戩，衆人驚危，而戩顏色自若。卓乃悔謝，得免。

卓亦知世間有忠義事乎。

應融

應融爲汲令，常愛士，好行其德。時祝恬以公車徵，道得瘟疫，過友人鄴令謝著，著拒不與通。因載病去。至汲，止客舍中。六七日，苦無醫，聞融名，

諸生欲往語之。恬曰：謝著舊友也，尚不見視。汲令初不相知，語之何益？諸生事急，便至寺門口。白融聞之，驚愕，徑詣牀蓐，對之垂涕，曰：伯休，不世英才，當爲國家幹輔，何有默至客舍，邂逅不自貞哉？顧相隨俱入，解傳，恬辭讓，融不聽，歸取衣車，躬自御之，手爲丸藥，三四日加劣，便制送終具，後病稍損，相對悲喜，止傳中數十日，恬強健，酣宴乃別。恬到，拜侍中尚書僕射，豫章太守。大將軍從事中郎融爲廬江太守，遭母喪，章百

物海
卷二十八
十二
餘上得聽行服未闕而恬拜司隸薦融自代歷
典五郡名冠遠近著淺薄流聞遂不爲公府所
取

交誼衰薄如江河之日下况以素不相識
之人而能周恤于窮途生死之際如汲令
者真人倫盛事如鄴令者乃禽鹿視肉者
耳

歐陽頎

交州刺史袁曇緩密以金五百兩寄衡州刺史

歐陽頤令以百兩還合浦太守龔爲四百兩付
兒智炬餘人弗之知頤尋爲蕭勃所破貲財並
盡惟所寄金獨存曇緩亦卒頤並候信還之時
人歎服

一刺史還故人之寄物何足爲難難在蕩
析之後然能從良心起念亦不必問貲財
之盡不盡

楊渙

李驥攻犍爲獲太守龔恢恢爲天水西縣令任

牛海
卷三
三
回爲吏。回問曰：識故吏否？恢曰：識汝耳。郡吏星散，惟功曹楊渙侍衛。回曰：卿義人也。吾力恐不能救龔君，不能免卿也。宜早去。渙曰：背主而生，何如守義而死？遂併見殺。

故吏何不能爲太守地，徒令功曹擅名義士乎。

羅企生

羅企生初拜佐著作郎，以家貧親老，求補臨汝令。殷仲堪之鎮江陵，引爲功曹，累遷武陵太守。

未之郡而桓玄攻仲堪。仲堪更以企生爲諮議
參軍。仲堪多疑。少決。企生深愛之。謂弟遵生曰。
殷侯仁而無斷。事必無成。吾當死生以之。仲堪
果走。文武無送者。唯企生從焉。路經家門。遵生
曰。作如此分離。何可不執手。企生迴馬授手。遵
生有勇力。便牽下之。仲堪見企生無脫理。策馬
逕去。玄至荊州。人士無不詣者。企生獨不往。而
管理仲堪家。或謂玄猜忍之性。不詣禍必至矣。
企生正色曰。我是殷侯吏。見遇以國士。不能共

珍醜逆致此奔敗亦何面目復就桓求生乎玄
聞大怒然素待企生厚先遣人謂曰若謝我當
釋汝企生曰爲殷荊州吏荊州奔走存亡未判
何顏復謝玄卽收企生遣人問欲何言答曰文
帝殺稽康稽紹爲晉忠臣從公乞一弟以養老
母玄許之又引企生於前謂曰吾相遇甚厚何
以見負今者死矣企生對曰使君旣興晉陽之
甲軍次尋陽竝奉王命各還所鎮升壇盟誓口
血未乾卽生奸計力劣不能剪滅恨死已晚玄

遂害之。先是玄以羔裘遺企生，遇害，母胡氏，
日焚其裘。

企生不但爲仲堪之義士，亦自爲晉室之
忠臣。宇宙間自不乏奇男子。

龐淸

武威太守張猛反，殺刺史邯鄲商。猛令曰：敢有
臨商喪者死。破羌長龐淸聞之，棄官晝夜奔走，
號哭喪所訖，詣猛門求匕首，欲因見以殺猛。猛
敕遣不殺。

不特敦故亦見使賜。

柳仲郢

柳仲郢爲牛僧孺辟客李德裕知其無私奏爲
京兆尹仲郢常感德裕之知大中朝李氏無祿
仕者仲郢領鹽鐵時取德裕兄子從質爲推官
知蘇州院事令狐絢爲宰相頗不悅仲郢與絢
書曰任安不去常自愧於昔人吳誅自裁亦何
施於今日李太尉受責旣久其家已空遂絕蒸
嘗誠增痛惻絢深感歎與從質正員官

蘇瓊

仲郢不以盛衰起念，乃正以盛衰爲交誼。
蘇瓊初任清河太守，裴獻伯爲徐州刺史，酷於
用法。瓊恩於養人，房延祐爲樂陵郡，過州裴問
其外聲。祐曰：唯聞太守善刺，史惡。裴曰：得民譽
者非至公。祐答言：若爾，黃霸、龔遂君之罪人也。
後有敕州各舉清能，裴以前言，恐爲瓊陷，瓊申
其枉滯，議者尚其公平。

延祐之言，自是直躬而行。若瓊則不無有

意爲周旋然涉世之法不得不爾

畢構

畢構爲益州長史兼按察多所舉正風俗一變
玄宗降璽書以慰之卿孤潔獨行有古人之風
自臨蜀川弊訛頓易覽卿前後執奏何異破柱
求奸諸使之中在卿爲最乃賜以衣服終於戶
部尚書構性至孝初丁繼親憂其蕭氏盧氏兩
妹皆在襁褓親乳之乳爲之出及其亡也二妹
皆慟哭絕者久之言曰雖兄弟無三年之禮吾

荷鞠育豈同常人。遂三年服。朝野之人莫不涕泗。構弟栩任太府主簿。畱司東都。聞構疾。星馳赴京。侍醫藥者累月。既而哀毀骨立。變服視事。逾年未嘗言笑。深爲朝野所重。

敦倫仗義之人。自能有孤潔獨行之槩。

陳君賓

陳君賓仕隋爲襄國通守。武德初。挈郡聽命。遷邢州刺史。貞觀初。徙鄧州。州承喪亂後。百姓流散。君賓加意勞來。不替月。皆還自業。明年。四方

靈。潦。獨。君。賓。所。治。有。年。儲。倉。充。美。蒲。虞。二。州。民。
就。食。其。境。太。宗。下。詔。勞。之。曰。去。年。關。內。六。州。穀。
不。登。令。析。民。房。逐。食。聞。刺。史。與。百。姓。識。朕。此。懷。
務。相。安。養。更。相。拯。贍。禮。讓。與。行。海。內。之。人。皆。爲。
兄。弟。變。澆。薄。之。風。朕。顧。何。憂。已。命。有。司。錄。刺。史。
以。下。功。最。免。今。年。調。物。入。爲。太。府。少。卿。

儉。歲。恤。及。隣。境。真。是。化。薄。還。淳。

錢徽

錢徽。江州刺史。初宰相段文昌以所善楊憑

子渾之學士李紳以周漢賓竝諉徽求致第籍
渾之多納古帖祕畫於文昌皆世所寶徽不能
如二人請自取楊殷士蘇巢皆與徽善文昌怒
奏徽取士有私有詔白居易覆試而黜者過半
遂貶江州友人勸徽出文昌紳私書自直徽曰
苟無媿於心安事辨證邪敕子弟焚之

錢蔚章非直矯情爲厚其識度過人自遠
但以白太傅再試而黜落過半是豈有意
爲異同抑文章故無定品耶

牧津

事

卷二十八

七

盧鈞

盧鈞爲華州刺史。貞元後流。放衣冠子孫窮弱。不能自還者。爲營棺槨。還葬。有疾苦喪。則經醫藥。殯斂。孤女稚兒。爲立室家。以奉廩資助。凡數百家。

流放衣冠子孫。守土者故自當念。

鍾離權

鍾離權開寶間。宰江州德化。明年以女嫁許氏。諭胥魁市婢從嫁。翌日。胥與老嫗引一女子來。

問其何許人，曰：撫之臨川人也。女受嫗戒，不敢有他言。權視事歸，見於屏，女流涕有戚容，且疑其家叱罵，怪而問之。婢泣曰：情最其聆之可憐幼時我父於此穴地窩毬，道我戲劇歲久矣，而窳處未改也。鍾離君曰：而父何人？婢曰：我父乃兩政前縣令也。不幸與母俱亡，無親戚依倚，方五歲育於胥家，十年且將爲已女。今適見明府視事，追感吾父，不覺涕零。權大驚，呼牙儈問之，復咨於老吏，具得其實。是時許之子納采有日，鍾離遠以書抵許。

氏而止其子、且曰、吾買婢而得前令之女、吾憐之、義不可久、畱當輟、吾女之奩篋、先爲求壻嫁之、吾女更俟一年、別爲資以歸、君子可乎、許答書曰、蘧伯玉恥獨爲君子、君何自專仁義、願以前令之女配我子、君別求良家以嫁君女、於是前令之女卒歸許氏。

天下事自有中正之道、女子嫁人、一定其約、終身不可渝、擇壻配婢、於情於禮、皆爲深愜、乃若以子娶婢、令離女別嫁、毀前盟、

而裂倫好鍾許皆失之矣特其事近厚在
此以風澆俗可也

曹彬

曹彬知徐州有吏犯罪立案逾年杖之人皆不
測曰吾聞此人新娶婦若杖之舅姑必以婦爲
不利朝夕呵罵使不能自存故緩其事而法亦
不赦也

待一犯罪吏其用意忠厚乃爾下江南而
不殺一人豈獨受命於藝祖哉其仁心爲

質者速矣。

司馬池

司馬池知杭州時轉運使江鈞張從革惡池據其所決事十餘條奏降虢州初轉運使既以奏池而會更有盜官銀器繫州獄且自陳爲鈞償私廚所費過半又越州通判私載物犯稅而實從革使之因遣人私請曰幸憐赦之或謂池決不能忍池卒不挾讐人以長厚稱之。

司馬公原無自歎之念何必以忘怨爲厚。

此所以爲溫公笑。

張詠

張忠定公知益州時，視事退後，有一廳子熟睡，公詰之，汝家有甚事，對曰：母久病，兄爲客未歸，訪之果然。公翌日差場務一卒給之，且曰：吾廳上有敢睡者邪，此必心極幽憊使之然爾，故憫之。

如此能曲體下情，亦是胸中人我之見大徹。

晏元獻公

晏元獻公殊以言者斥其非相才罷樞政守洛有一舉人行囊中物不稅爲僕夫所告殊曰舉人應舉孰無所貨之物未可深罪若奴告主此風不可長也條屬曰犯人乃言官子意欲激報之殊不答但送稅院仍治其奴罪而遣之

主僕有定分下凌上賤妨貴此識體者自饒爲愆但其不以言官子移念此來渾厚不可測

韓魏公

韓魏公琦判大名府。燕客行酒，吏誤觸碎玉盞，蓋絕寶也。坐客皆愕然，吏叩頭伏罪。公神色不動，笑謂坐客曰：「凡物成毀，亦自有數。顧吏曰：『汝誤也。何罪？』一日有案吏請假娶妻，繼有人訟其不法，及叅假送獄勘正，將引斷，乃令封起公案。既半年後，取前案送簽廳行遣。二倅曰：『公此人自封案後，頗謹厚，不爲非法，乞恕前罪如何？』琦乃問二倅曰：『二公知某封案之意乎？』此人始緣

請假娶妻繼而至訟當時若便斷遣必傷二家人情此人與父母必咎其妻而妻之父母亦不悅所以封起案卷今已半年矣無可疑者請一面行之二倅起揖公曰公恕至此將上天不獨厚於公公之后世亦將貴顯無極矣

魏公器量得之天授一腔生機直是昆虫草木皆欲得所封案一節微處更覘其真

○與曹武惠之事同前賢存心之厚如出一轍

一轍

杜衍

杜○衍○爲○都○轉○運○使○歷○知○天○雄○軍○自○言○歷○官○所○至○
未○嘗○壞○一○官○員○其○間○不○職○者○卽○委○之○以○事○使○之○
不○暇○惰○不○慎○者○諭○之○以○禍○福○俾○之○自○新○從○而○遷○
善○者○甚○衆○不○必○繩○以○法○也○其○有○文○章○政○事○殊○行○
絕○德○者○雖○不○識○面○未○嘗○不○力○薦○於○朝○有○一○善○可○
稱○一○長○可○錄○者○亦○未○嘗○不○隨○所○能○而○薦○之○悉○得○
其○用○

不才者陶鑄才者引拔真宰相事此所以

爲祁公若不識面而未嘗不力薦尤聖賢之度。

司馬溫公

司馬溫公光從龐藉辟判并州時麟州窟野河西多良田夏人蠶食其地爲河東患藉檄光按視光建議築二堡以制夏人募民耕之俾紆河東貴糴遠輸之苦藉從之麟將郭恩妄引兵渡河沒於敵藉以罪去光三上書引咎不報藉沒光升堂拜其妻如母撫其子如昆弟時人賢之

後與王安石忤，出知未興軍，朝辭猶乞免本路青苗助役，時宣撫使下令分義勇戍邊，選諸軍驍勇士募市井惡少爲奇兵，調民造乾糗，悉修城池樓櫓，關中騷然，公極言公私困敝，不可舉事，而京兆一路皆內郡，繕治非急，宣撫之命皆未敢從，軍興若乏，臣當任其咎，於是一路獨得免。

溫公不負辟主於旣沒，豈肯負國家於當官，立朝事業可卜於此。

牧津

敦厚

卷二十八

三

王繕

王繕爲沂錄事參軍、時魯簡肅公方爲司戶參軍、家貧食衆、俸祿不給、每貸於王、猶不足、則又懇王預貸俸錢、魯御下嚴、庫吏深怨之、訖魯私貸緡錢、州并劾王、王諭魯曰、但歸罪某、君無承也、魯曰、某貧不給、以私干公、過實自某、公何辜焉、王曰、某碌碌經生、仕無他志、苟仰俸入、以養妻子、得罪無害、矧以官物貸人、過不及遣、君年少、有志節、明爽方正、實公輔器、無以輕過、輒累

遠業併得罪何益卒明魯不知而獨得私贊之罪魯深愧謝不自容王處之裕如無嫌恨也尚是沉困銓曹二十餘年晚肖薦者引對吏部狀其功過奏日有魯姓名時魯已參大政立殿中仁廟目魯曰豈卿邪魯遽稱謝且具呈其實仁廟歎曰長者也先是有私過者例改次等由是得不降詔改大理寺丞仕至省郎累典名郡

王公甘罪已以庇人人情所難且能識簡肅爲公輔之器而自以碌碌無他志寧卑

已以尊人尤人情所難賢哉繕也此豈苟
仰俸入以養妻子者哉但魯公業已嚮用
而繕尚沉困銓曹者二十餘年使王公之
獨爲君子吾於簡肅殊所未解

范文正公

范文正公仲淹守邠州暇日率僚屬登樓置酒
未舉觴見縑經數人管理喪具公亟令詢之乃
寄居士人卒於邠將出殯近郊賙斂棺槨皆所
未具公憮然卽徹宴席厚賙給之使畢其事坐

客感歎有泣下者。及知越州時，有屬官孫居中卒於官。子幼家貧，助以俸錢百緡，且具舟遣牙校送之歸。仍作詩曰：十口相依泛巨川，來時煖熱去淒然。關津不用詢名氏，此是孤兒寡婦船。范公仁過於所遇類如此。

文正盛德事，固其緒餘。然恒人值此情境，亦自當惻然。

周敦頤

周元公敦頤在彬時，郡守李初平賢之，旣薦諸

朝○又○周○其○不○給○及○平○卒○子○幼○先○生○曰○吾○事○也○爲○
護○其○喪○歸○之○往○來○經○紀○其○家○始○終○不○懈○士○大○夫○
皆○歎○息○曰○是○能○葬○舉○主○者○

葬舉主不必濂溪先生能之特其誠心調
護始終不懈不可及也

蘇頌

蘇頌丞相平生於人無纖介仇怨在杭州日有
人以事屬頌頌不從後其人當言路懷忿抵巇
或謂其事迹書劄具存可辯頌笑曰吾豈爲是

哉。在潁州日，通判趙至忠，本歸明人，所至輒與守競，頌待之以禮，具盡誠意。他日至忠泣曰：「至忠，虜人也。然見義則服，平生誠服者，唯今韓魏公與公耳。」

不辯書劄，在厚者固以此爲包容，在巧者亦以此爲妙用，在淺夫視之則難，在有識者視之甚易，惟是使歸明之虜人，能見義則服，至誠動物之驗，寧可強乎。

唐介

唐介知平江縣民李氏多貲而吝吏有求不厭
誣爲殺人祭鬼岳守捕其家無少長楚掠不肯
承屬介訊無他驗守怒白於朝遣御史徙獄其
寃與介同守以下得罪御史受賞介未嘗自言
辨寃獄職分事也賞歸於御史而未嘗自
言此所以爲唐子方

錢忠定公

錢忠定公授安州司理叅軍吏有誣服自盜抵
死邑具獄上於郡公明其寃獄狀守將謂曰劾

縣獄當得賞。答曰：治獄得情，乃其職。擠人以論功，非吾志也。聞者歎服。

功尚不欲自明，况以暴人之過。此長厚所必不爲。治獄得情，乃其職分。味此語也，可以消相形之伎心矣。

陳希穎

陳希穎爲果州戶曹，有稅官素貪墨，秩滿將行，小吏白其狀於郡曰：行篋若干，各有字號，皆金也。郡將盛怒，以其事付希穎，使驗治。希穎受命

不樂曰夫當其人居官時不能懲艾今其去而
反以巧吏言中之哉夜遣人密曉稅官曰吾不
欲以陰訐言危君寧無當自白不則早爲之所
稅官聞乃易置行李明日與吏偃牙關外俾指
示其有金者至郡庭啟視則衣食也郡將釋然
稅官得以無事去

希穎雖不無委曲維持之意然於體自當
爾妙在使小吏自指其篋郡將安得不釋
然

滕元發

滕章敏公元發知安州侍郎韓丕旅殞五十年矣。學士鄭獬安人也。既歿十年貧不克葬。元發皆備禮葬之。

二公久不克葬。固饒清德。章敏此舉。不但示厚。亦足廉頑。

胡文恭

胡文恭宿知湖州。前守滕大興學校。費錢數千萬。罷去。羣小斐然謗議。自通判以下。不肯書簿。

公面折之曰君佐滕侯幾時矣假滕侯謀有不臧奚不早告俟其去乃非之豈古人分謗之意一坐大慙

同寅分謗自是長厚之道文恭此言正可警薄俗

翁蒙之

趙忠簡死珠崖將葬常山縣郡將張傑希檜旨陽徽常山尉翁蒙之護其喪陰以書遺之令搜平日往來書疏欲敗趙以媚檜蒙之度傑意不

可○解○或○更○屬○他○吏○則○事○有○不○可○爲○卽○密○告○趙○氏○
夜○取○諸○文○書○悉○燒○之○無○片○紙○在○翼○日○乃○佯○爲○捕○
搜○者○而○以○無○所○得○告○傑○怒○乃○誣○蒙○之○他○罪○徙○其○
官○趙○氏○竟○得○無○他○

賢○尉○以○一○官○全○忠○簡○之○家○且○全○平○日○賢○士○
大○夫○之○姓○名○其○所○裨○於○國○體○者○不○淺○蒙○誣○
獲○罪○榮○於○一○日○九○遷○矣○

周○必○大

周○必○大○監○臨○安○府○和○劑○局○局○門○內○失○火○延○燒○民○

家逮吏論死未報必大問守吏曰假設火自官致當得何罪吏曰當除籍爲民必大自誣伏坐失官吏得免死必大歸道謁婦翁婦翁肅客坐定門外雪交下僮子掃於庭婦翁不樂意謂妻以女爲門戶計旣失官舐舐失望殊爲不禮復私訝前一夕夢掃雪迎宰相未知爲何祥也惟必大雨雪中至無他客姑畱之宿必大旣歸益自刻苦讀書試博學宏詞科其至京師也寓一班直家其一日携小冊自外至借觀則鹵簿圖

也。悉錄記之。及入試，果以此命題。中詞科，歷官至宰相，封益國公。

坐失官而免吏死。益公之厚德，於是乎不可及矣。然必有一段可爲深憫者在耳。至掃雪迎宰相事，豈王老師修行無力，被鬼神覷破乎。

侯叔獻

侯叔獻爲汜縣令，縣多沒官田，有一李誠莊，方圍十里，河貫其中，最爲膏腴，佃戶百家，皆成與

族舊估價一萬五千貫未賣。魏公富國，又欲增價五千貫買之。陳道古銜命而來，與叔獻議增其價。叔獻堅持不可。道古以魏公之意諭之。叔獻太息曰：「郎中知此本末否？」李誠者在太祖皇帝時，爲酒務專知，以不能救護官物，爲濫水所捐。估所捐當五千貫，勸誠償之。是時朝廷出度支鈔預俵民間，令買鵬翎箭桿、弓弩材木，以備軍需。及李重進叛，方起兵，而預買之物皆莫集。太祖大怒，命一應負錢者，皆籍其產，而李誠者

實非預領官錢之人。官吏畏威莫敢開祈一例。抄沒至今誠之子孫一旦破碎。惜相國不能恤其非辜。給還其田。莫若更捐價五千貫。俾誠子孫買之。在官則已剩得五千官錢。在誠子孫亦不至狼狽。郎中以爲如何。道古大驚曰。某初不知之。審公此言。苟利於人。何所不可。某亦有以塞魏公矣。遂捐價五千貫而去。叔獻乃召誠子孫諭之。皆泣下。拜曰。實公厚恩。柰家貧何。叔獻曰。吾有策矣。卽召衆佃戶謂曰。汝等本出下戶。

學 卷二十八
以得李莊之利皆大第高廩變爲豪民今官賣
此田而李孫獨患無力萬一爲他人所得勢必
撤廩拆屋離業而去豈復容汝輩享其厚利乎
曷若百家共釀此錢使李氏請買我則寬其限
責如此則此田復歸李氏而汝輩亦得久遠佃
種兩獲其利不亦可乎衆皆拜曰願如公言由
是誠之子孫復得此田叔獻亦以此知名不數
年間遂爲工部判都水監

叔獻存心之厚不可及處事之詳審尤不

可及卽此一事便見許大經濟。

尚霖

尚霖爲巫山令。邑尉李鑄感疾困劇。霖請所托。尉投淚以老母少女對。及卒。霖爲割俸送其母。及函骨歸河東。且爲嫁其女於士族。一夕夢尉拜且泣曰。感公之恩。力請于帝。今得爲公子。生子穎。及長。敦孝力學。官大理寺。

恤下僚之誼。長吏當以此置念。

柳敬中

敦厚

卷二十八

三

柳敬中初舉明經授登封學諭陞常熟縣知縣
釐務精敏興植墜廢崇儒敬士孔氏子孫有流
落邑中者貧不能給敬中曰此守土責也爲娶
妻築室宣化門外給產養之又得范文正裔孫
復爲築室贍以飲食製衣巾具束修遣入邑庠
其敦名教厚風俗類如此未樂初以憂去服闋
吏民請闕請復任陞蘇州府同知爲政平易民
甚宜之

非獨敦厚風俗亦足表章聖賢

陶魯

陶節菴魯以蔭補新會丞年僅弱冠君無幾何而長令王重至重江右宿學也見魯英明行事老吏不能欺心甚器之因謂曰丞嘗學問乎魯悚然起對曰某從先大人在浙曾受業周先生先大人沒而殖隨落今業已爲吏其奈之何言訖泣下重慰之曰丞無悲我爲丞師可乎魯雪泣謝因執弟子禮重乃與魯約曰每晨後當投以經史講解大義然後出視事於丞何如丞能

牧津敦厚

不卷二十八

三

無辭煩難乎。魯喜見眉宇，自是背誦覆講，即有新得。重亦喜曰：始見丞風儀，扣丞才識已太過。人今敏學若此，吾雖叨甲第，萬不及也。異日必大顯庸，爲國名臣。丞切毋忘吾言。未幾重卒於官。魯執喪一如父師，治其後事，贖其歸橐，甚周且厚。臨行，謂重二子曰：先公廉而貧，其教某過於骨肉，如天之德，何日能報？二子異日必有以相成。及魯繼重爲令，薦陟臬僉。二子果負笈來謁，魯館穀豐備，使依其族人。之在瀧水者已而。

錄爲瀧水廩生，皆得貢爲學官，士林稱之。

重之知人，魯之佩德，兩人具有古道。

黃簡肅

黃簡肅，珂任龍陽令，有郡司理溫某來縣，編審置郵夫馬，先是已籍定，貧富遠近，酌量收當，溫信吏，必欲再審，勾攝駭然，珂曰：「民籍已定，勾攝恐益滋弊，曷已諸。」溫以爲抗，翻然去，白其守，守令珂謝不從，適監司至，溫時理捕辜，有告其誣罪，良民爲盜者，監司欲窮治之，忽以問珂，推官

何如人珂曰此人素質實無他意者下人爲之耳監司以爲然乃命珂理其事事竟得白推官服珂之度量

大凡有執持人始能爲厚道事

伍文定

伍文定初爲常州推官以簡伉忤提學御史陳琳左遷及起爲嘉興府同知而陳亦來爲郡守相見握手道舊歡若平生彼此各無芥蒂時兩賢之

真兩賢相得益敦矣。

陸垵

陸垵出知常德。以才調武昌。尋徙岳州。先有巨木飄入郡界。前守不知其爲皇木。送侍郎方銳起坊督木使者。誤論垵。垵不辯。人或諷之。奏白垵曰。三公皆賢者。奏則彼將得罪。吾負罪以歸可也。久之得白。在任力崇節儉。值歲饑。垵竭倉庫設法賑貸。活饑民數百萬。

以一默全三賢。末世何嘗無盛德事。

牧津

卷二十八

三

牧津卷之二十八

終